

流失海外的

L I U S H I H A I . 文字卷 W A I D E G U O B A O

国宝

陈文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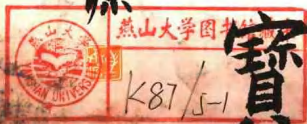
上海文化出版社

陈文平

流失海外的國寶
「文字卷」

馬承源

上海文化出版社



0663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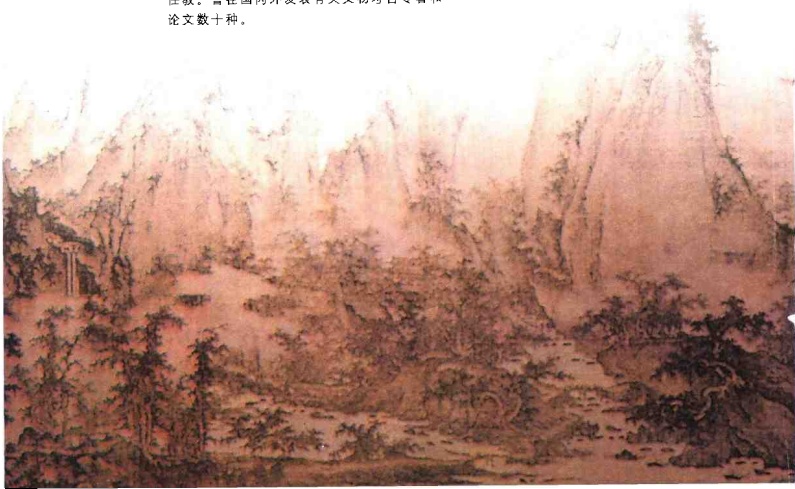
05
10

-72



陈文平

1949年生于上海浦东。68届高中，做过无业知青，当过裁缝，下乡种过田，而立之年一事无成。文革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分校历史学系和日本九州大学大学院考古学专业。1983年至1991年在上海博物馆研究部工作。1996年自日本返国后至今，在上海大学任教。曾在国内外发表有关文物考古专著和论文数十种。



中國傳世珍貴文物，是全世界
人民共有的精神財富。但決不因
此而允許暗偷明搶，巧取豪奪。

一九九九年十月 暢安王世襄





自序

1988年,我初次访日讲学,曾到日本许多公、私博物馆、美术馆参观,见所藏大量精美的中国文物,甚为震惊。睹物生情,不觉涌起阵阵隐痛和深深悲哀。归国后,有一种责任感一直萦绕心头,迷留心于我国流失海外文物的寻踪和研究。

遗憾的是,在当时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必要的海外中国文物索引资料。我意识到对于我们祖国文物的劫难史和这份沉重的文化遗产进行新的历史审视,开展寻踪和追索研究,这不仅作为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是一种应有的权利,这就更坚定了我从事这项事业的决心。

1991年我再赴东瀛,未料此一去竟达四年之久。其时在彼邦,一边进修东亚考古学,一边做着流失海外文物收集资料的基础工作,旁搜远绍,追踪遗迹,以期凿凿有据,花的精力是很大的。我国流失海外文物之巨,盈千累万难计其数,实令人扼腕叹息。在以文字和图录的方式记录流失海外的祖国文物时,这一寻踪过程更激励我加倍努力。

归国后至上海大学文学院执教,旋即申请做“二战时期日本劫掠中国文物研究”的课题,由于种种原因,未被立项。当时心情,甚为抑郁,常常为之兴叹不已。回忆这一段情绪低落的时日,我对于自己的意志薄弱,至今依旧抱愧。

归国后第三年,1998年,我于心不甘,再度以“中国被劫文物追索研究”为课题申请立项,终被上海市教委和上海大学批准为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立项,并提供研究经费给予资助,这很使我为之兴奋和鼓舞。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物源远流长,它是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创造出来的,文物光华,彪炳寰宇。但是人们往往惊羡于往昔的辉煌,却很少留意在文化巨流千年波涛中祖国文物所遭逢的厄难。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国势衰微,西方列强加紧侵略和瓜分中国,他们凭借坚船利炮,暴戾恣睢,屠杀无数中国平民,同时还劫掠、焚毁中国宝贵的文物艺术品,大肆掠夺中国的文化遗产,中国文物典籍、国宝重器屡遭浩劫,盛世遗珍,长期流落海外,酿成民族文物之严重流失,对我中华民族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每谈及此,国人无不哀叹。

最近,我在查阅资料时,读到1935年吴世昌先生发表的《近50年中国历史文物之丧失》一文,这是一篇慷慨激昂的时文,文中历数晚清以来中国文物被掘、被盗、被卖、流失海外的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民族对于固有的文化——如同对于自己的疆域——有无能力保存,也是判断该民族优劣的一种标准。中国近数十年来历史文物的丧失,对于我们民族的损失,其价值决不国土的丧失之下。但是国土的丧失是人人易见的,人人感觉到切肤之痛,人人得而指责守土之士的。历史文物的丧失是逐渐的,是精神上的暗蚀。负保管文物之责的,国人也没有把他们看得和守土那样郑重,有许多文物可怜根本就没有人负责保护它。失了一块国土,譬如被人砍了四肢的一部分,使人感到绝大的苦痛;丧失了一个精神性灵所寄托的历史文物,譬如一块人,神经上内质的损坏,一时虽没有悲惨的流血,却能使人根本成为行尸走肉的废物,其危险更在硬性的病损之上。这类暗病,因为是无形的,所以人们素少注意。因此数十年来,失台湾、失东四省这些国耻事实,三尺孺子,贩夫走卒,都能垂涕而道,而历史文物的丧失,虽则国家的上级官吏、知识分子,也大都茫然。失土的官吏,也还知道愧对国家,而把古物私售外人或保管不力的官员,却可以或则戴上面具,潜厕士林,或则退避法外,安享富贵。”诚哉斯言!

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中国史,国无宁日,尤无善类,国家处在“落后就要挨打”的时代,文物国宝也必然造成落后就要挨打的厄运。外国列强恣行无忌地在中国领土上进进出出,肆无忌惮地盗窃文物珍宝,随心所欲

地把它拿回自己的国家中去。一个民族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是何等可悲呀！这段伤心流泪、刻骨铭心的痛史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一道道深深伤痕，整整一个半世纪来，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灵。然而，其影响岂止于心灵而已？

今天，中国已不是当年积弱积贫的旧中国，中国人也不是过去麻木不仁的中国人。远古的呼唤，百年的祈盼，对于流失海外的祖国文化遗产，中国人民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丝毫的忘却。出于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崇敬、自豪和责任感，中国人民正在做着艰苦的努力。1999年7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海外遗珍”大型文化活动，倡议系统地普查和整理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这一活动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中国人民已经吹响了寻找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号角，此乃我们民族的幸事！

本人不敏，才疏学浅，不自量力企图做这样一个如此庞大、艰巨和复杂的研究课题，本不堪此重任，但受历史责任感所驱使，丝毫不敢怠惰，常以“精工细木，以填沧海”之精神自勉。在国内外浩瀚的资料中寻觅钩沉，在丝绸之路、大江南北遍访踏查，孜孜不倦，甘心如荠。我感到对祖国和民族文化遗产的情感是一种承担，而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已。如今总算初步有所成果，可以聊以自慰。如果本书的出版对国人有所启迪和激励，使流失海外的国宝不至于渺无踪迹，从而推动我们大家为寻找流失海外的国宝及追索我国被劫文物的事业共同努力，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也是本书写作的初衷。

大约是在1998年的秋天，我和上海文化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陈士杰先生，在上海外滩黄浦江畔的钻石楼小聚。窗下苍黄色的江水滚滚而流；向窗外远眺，对岸浦东高耸云天的东方明珠电视塔静静地沐浴在午后的阳光里。我向陈士杰先生谈起了我的研究课题和出版问题，陈先生听后拍案叫好，并当即表示支持，在征得上海文化出版社领导的同意后，本书马上列为该社出版选题，并由陈士杰先生任责任编辑。在此，谨向上海文化出版社的郝铭鉴、陈鸣华、陈士杰诸先生致谢，并向付出辛勤劳动的美术编辑陈平和摄影部高贵林等先生致谢。

本研究课题，得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袁荃猷夫妇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给予我极大鼓励。为此，特深致谢意。王世襄先生还欣然为本书题词：“中国传世珍贵文物，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但决因此而不允许暗偷明抢，巧取豪夺。”犹如黄钟大吕，惊天动地而泣鬼神，充分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

特别致谢的还有上海博物馆，该馆为我提供了专题研究室，并慷慨开放全部收藏资料，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书籍难以如期完成。在此，谨向上海博物馆领导汪庆正先生、陈佩芬先生、李朝源先生及资料室全体工作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老馆长、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为本书题写了书名，使本书蓬荪生辉，借此机会表达我的衷心感谢。

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先生，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秘书长袁南征先生，原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孙家晋先生、路兆添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蒋俊女士，《文汇报》记者曹家骥先生等，都曾给予我鼓励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我的学生陈凌和陆陆亮参加了资料编写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表示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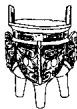
我还要向我的妻子和孩子表示我真诚的感激之情，为了让我有充分的时间完成本书，他们付出了许多牺牲，他们都鼓励我去努力完成这一研究课题。

本书完稿之际，我的另一研究课题“中外文物保护法比较研究”获得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1999年度国家级课题立项，这使我十分振奋。我将加倍努力，为保护祖国文物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曾梦见，“中国被劫文物追索研究中心”批准成立，经过不懈的努力，被劫海外的国之瑰宝终于回归祖国的怀抱。不知何时能梦想成真呢？追寻和研究海外遗宝，这不仅仅是保护祖国珍贵的文物，还反映了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不灭的美好心愿。普天之下的炎黄子孙，以及世界上一切热爱人类文化的国际友人，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奋斗吧！

陈良平

二〇〇〇年三月五日
于上海大学



目 录

题 词 (王世襄)	1
自 序	1
第一章 圆明园罹难	1
第二章 敦煌遗书和文物的被劫与流散	11
第三章 日本对我国文物的劫掠	30
第四章 殷墟甲骨痛史	49
第五章 简牍流失记	55
第六章 流失海外文物珍品述要	63
第七章 “北京人”的失踪与寻觅	91
第八章 我国被劫文物追索探讨	99
附录	
附录一 中国文物厄难大事年表(1860—1945 年)	107
附录二 流失海外文物珍品知悉录	115
(一) 陶瓷	115
(二) 铜器	141
(三) 甲、绘画	159
乙、书法	286
(四) 古籍善本	293
(五) 玉器	309
(六) 佛像	313
(七) 漆器	317
附录三 中国文物保护法律和国际公约	323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348



第一章

圆明园罹难

公元1860年10月18日(清咸丰十年九月三日)。

北京西北郊上空突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如血的火焰映红了半片苍穹,大火三日不灭,号称“万园之园”、“无上之园”的圆明园,这座无与伦比的建筑奇观,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无数文物珍宝被劫掠一空。西方列强用其“文明”的双手制造了世界文明史上的浩劫,这是人类文化史上最为罕见的毁灭文化遗产的暴行。圆明园是中国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圆明园的罹难不但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

—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海甸境内(现海淀区东部),周长10余公里,占地约5200亩,与附园长春、万春(原名绮春)两园合称“圆明三园”。三园毗邻,以水系相互连通。它是清代五朝帝王150余年间所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型皇家宫苑。

圆明园是我国建筑、园林的杰作。从清代康熙开始创建,150年间,用无数的工匠、人力,修建了无数的宫殿楼台,开凿无数的湖泊园囿。园内有精美建筑物200余座,风光秀丽的景点100多处,它集中了中国南北园林的艺术精华,并且融合了中西建筑艺术,使自然山水与人工景物相映生辉,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壮美的艺术殿堂。

圆明园在雍正时已形成了二十八景。乾隆继位后,他六下江南巡视,游遍江南名胜,每遇佳园美景,就命画工摹绘下来携归北京,由工匠设计仿建于圆明园内,如仿杭州西湖十景的“平湖秋月”、“雷峰夕照”、“曲院风荷”,仿苏州的狮子林,仿南京的瞻园,以及仿海宁安澜园修的“四宜书屋”,仿宁波天一阁建造的当时四大皇家藏书楼之一的“文源阁”等,于是在圆明园中又增添了重要景点十二处,合并雍正时的二十八景形成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

在“圆明三园”之一的“长春园”内,还引进了一

组中西合璧的欧式园林建筑,俗称“西洋楼”。由大水法(喷水池)、谐奇趣、方外观、黄花阵、海晏堂、远瀛观等10余座建筑和园林组成。由西方传教士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等设计指导,中国匠师建造,成为圆明园内最引人注目的园景之一。一位目睹过它的西欧传教士赞誉西洋楼:“集美景佳趣于一处,凡人们所能幻想到的、宏伟而奇特的喷泉应有尽有,其中最大者,可以与凡尔赛宫及圣克劳教堂的喷泉并驾齐驱。圆明园者,中国之凡尔赛宫也。”法籍传教士王致诚在1743年(清乾隆八年)11月1日从北京发往国内的信函中则称赞圆明园为“万园之园”、“无上之园”。

圆明园,不仅风景如诗如画,以园林著称,而且也是一座皇家博物馆,收藏极为丰富,堪称文化宝库。作为清朝皇帝听政、休养之地的圆明园,这里珍藏了大量历代传世的文物、珍宝、书画及大批重要的档案文件,几乎每一座殿堂都有许多珍贵的文物和精美的器具,上等的紫檀雕花家具,精致的古代瓷器,价值连城的唐宋元明清历代名家书画,各类纯金器物以及珍珠、宝石、翡翠、象牙等名贵原料制作的摆件和艺术品,应有尽有,不计其数。在供奉佛像的舍卫城中,纯金的、镀银的、玉雕的、铜铸的佛像,从康熙以来皮藏,数量竟达10万尊以上。圆明园内奇珍异宝、历史文物的数量之巨和豪华精美,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王致诚在1743年11月1日的信函中说:“殿内之陈设,桌椅、装饰、字画、贵重木器、中日漆器、古玩瓶盏、绣织锦缎诸品,无美不至,这里是天产之官、人工之巧的荟萃之地……”

我们从劫掠圆明园的英、法联军的个别官兵所写的回忆录中,也可以了解其一斑。法国侵略军的一名炮兵队长在他的《纪事》中说:“圆明园中堆积如矿山似的财宝和园内所有各种珍奇物品”,“一间一间的屋子充满着价值连城的物品,或系国产,或系来自欧洲。一间一间的大厅,置有价值连城的瓶缸,还

有镶嵌绸缎绣花的房子……”另一名英国军官描写他看到的珍宝有：“最精美的碧玉项圈，上面镶着红宝石”，“大蓝色的宝石雕镂得非常精致”。一名英军秘书则描写“栏杆上面，每隔二三十码的地方，都放着美丽的景泰蓝花瓶，插着珊瑚、玛瑙、碧玉和其他宝石所仿制的花朵”，“玉器、书籍、毡毯、图画、景泰蓝物品等等，你能想到的一切东西，这里都有尽有”，“周围的桌子和茶几上，摆着最精美的景泰蓝、瓷器、法琅质的瓶子和杯盏，镀金的纯金的钟，有几个是法国制造的；还有很大的镜子，镶在贵重的框子里面”。一名英军的随军牧师写道：“一箱箱的皮货、瓷器和绣花的衣鞋”，“皮货都是银鼠、黑貂、灰鼠、细貉貂绒。一种特别美丽的灰色皮子，上面带有很细微的卷曲的毛，珍珠皮、黑狐，还有别的皮，我们似乎从来都未曾见过”，“一箱箱黄色御用瓷器，这些杯子上铸有五爪龙纹，手工极其精细；……奇特的灰色古代碎纹瓷器：绿玉和白玉制的龙；两个高高的瓷缸，涂着很浓厚的彩色，描绘着几幅连续追赶虎鹿的猎景”。

圆明园内还收藏有极为丰富的图书文物，最重要最宝贵的是珍藏在水源阁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它编纂于乾隆年间，编书人员最多时达3000多人，前后历时10年之久。《四库全书》共收典籍3503种，计79337卷，分装成36301册，总计230万页，约7.75亿字，成为中外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丛书。《四库全书》修成后，共缮写7部，分建专阁收藏，京城仅存两部，一部存于皇宫内的文溯阁，一部存于圆明园内的于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建成的文源阁。文源阁除藏有《四库全书》外，还有《四库全书总目》、《古今图书集成》等书籍，总藏量比宁波天一阁藏书多一倍以上。

此外，圆明园含经堂还有一处著名文轩——淳化轩，是为收藏著名法帖《淳化阁帖》摹版而建的。《淳化阁帖》原是北宋淳化三年（992年）摹刻的，包括王羲之、王献之等99人的书法名迹。帖分十卷，是我国第一部大型丛帖，被誉为诸帖之祖。乾隆年间，根据《淳化阁帖》的北宋“初拓赐本”，经过精审更定之后，进行钩摹刻石。历时三载，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春，将所摹刻的144块帖版，镶嵌于淳化轩前的24间左右回廊之中。这就是著名的《乾隆重刻淳化阁帖》。

圆明园建筑的艺术成就，圆明园珍藏的文物典籍，是中华文化数千年积累发展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文化财富。

1856年10月，英国借口所谓“亚罗号事件”进攻广州，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5月，英、法联军逼近天津；6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

1860年（咸丰十年）7月，英、法联军又借口护送公使赴北京换约，派军舰经大沽口，不按清廷指定路线，以武力相威胁，遭到中国军民有力抗击。9月21日，英、法联军攻占通州，直指北京，咸丰皇帝闻讯，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偌大的圆明园内只留下20多名太监看守。

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杀入北京，10月6日在末遇到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圆明园。就这样，英、法联军带着变态的“复仇”欲望和强烈的贪婪冲进了这座闻名已久的艺术宫殿。闯进圆明园的第二天，英、法联军立即“协派英法委员各三人会议分派园内之珍物”，进行分赃谈判。法军司令孟托邦当天即函告法外务大臣：“予命法国委员注意，先取在艺术及考古上最有价值之物品。予行将以法国极罕见之物由阁下以奉献皇帝陛下（拿破仑第三），而藏之于法国博物院。”英国司令格兰特也立刻“派军官竭力收集应属于英人之物件”。根据一名英国军区端尼（D. F. Rennie）的记载：“法军走到避暑行宫的第一天，一切事物都平稳无事，军士们仅仅拿走了一些小物品作为纪念品。第二天的情形就不相同了。他们不再能抵抗物品的诱惑，军官和士兵们，都成群结伙，冲上前去抢掠，毫无纪律。”军官和士卒们似乎全都疯了一般，身心全都沉浸在一件事上：即抢劫掠夺，恶狼般地吞噬着园中的金银财宝和文物艺术珍品。于是昔日皇家禁地的圆明园便成了魔鬼肆虐的地方了。

臭名昭著的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1860年9月来到中国，担任英国皇家工兵队副队长，同年10月就参加了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抢劫焚毁圆明园等一系列侵略活动。10月8日，戈登来到圆明园，他曾经描述：

你很难想象这座园林如何壮观，也无法设想法军把这个地方蹂躏到何等骇人的地步。皇帝龙座所在的宫殿一律镶着雕塑精巧的乌木。殿上陈设各式各样的大镜子、钟表和装着木偶的八音盒，还有形形色色精美的瓷器、堆积如山的五彩丝绸与刺绣。这里的豪华与文明的气象完全跟你在温莎宫中所见一模一样。此地有精雕的象牙屏风、珊瑚屏风、大量珍宝，等等，而法国人却以狂暴无比的手段把这一切摧

毁了……。他们用无数大车运走了大批丝绸,可是还留下了不少。他们还劫去了大量御藏的书籍和文件,其中包括布鲁斯的最后通牒以及清皇帝不愿接见夷人的谕旨;此外还有一部御藏的记载二千年事迹的中国史。(转引自[英]伯纳特·M·艾伦著、孙梁译《戈登在中国》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然而,紧接着戈登自己也率队加入了这种抢劫、焚毁圆明园的暴行。

据参与和目击过劫掠现场的英法军官、牧师和记者描述:军官和士兵,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抢夺财宝,从四面八方涌进圆明园,争先恐后,纵情肆意,跌跌撞撞,纷乱万状。他们为了抢劫分赃,互相殴打,甚至发生过械斗。他们叫喊着,骂骂着,诅咒着,哄抢着各种无价之宝。因为园内珍宝太多,他们一时不知该拿何物为好。有的搬走景泰蓝花瓶,有的贪恋绣花长袍,有的挑选高级貂皮大衣,有的去抢镶嵌珠玉的挂钟。有的背负大口袋,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珍宝;有的往外衣宽大的口袋里装进金条和金叶;有的半身缠着织锦绸缎;有的帽子里放满了红蓝宝石、珍珠和水晶石;有的脖子上挂着翡翠项圈;……有一处房间里有堆积如山的华丽绸缎,据说足够北京居民半数之用,都被士兵们用大车运走。法军总司令孟托邦的儿子掠得的财宝可值30万法郎,装满了好几辆马车。有的还彼此交换赃物,并在园内摆下市场,把抢来的物品进行现场拍卖,将拍卖的现款再分赃。

除了大肆抢掠之外,对不能移动和不便带走的物品则大肆糟蹋和破坏。工兵们带着大斧,把家具统统砸碎,取下上边的宝石。有人推翻桌子,一些珍贵的手抄本倾倒在地上,任人践踏,瑞尼描述道:“在兵眼里,这些不过是废纸罢了,就用作燃点烟斗的火具。”一个士兵,偶然转身,看见他的面庞照在镜子里面,“立刻勃然愤怒,认为是一种侮辱,就将一个蹩脚的矮凳向镜子掷去”。而另一兵士又以为墙上所挂的精美画像在对自己作态,就用枪刺戳破画绢。另有一些兵士则向精美的大烛台开枪射击,以此取乐。另据英军书记官斯文侯(Robert Swinhoe)记载:“法国兵营驻扎园前,法人手持木棒,遇珍贵可携者则攫而争夺,遇珍贵不可携的如铜器、瓷器、楠木等物,则以棒击毁,必至粉碎而后快。”

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在北京的记者于1860年10月7日发往本国的通讯说:“在场的每一个军人,都掠夺很多。在进入皇帝的宫殿后,谁也不知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镶有珠玉的时钟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无价的瓷器和珐琅瓶,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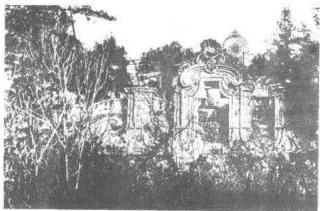
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碎……皇帝的洗面台、洗面盆和金质水瓶,嵌着宝石,掠得者竟以200镑出售……许多人掠回三四十磅纯金,另一些人则得到无价的珍宝和宝石。”

这种野蛮的洗劫在圆明园持续三天之久,三天之后,这座世界闻名的园林已千疮百孔,园内文物珍宝几乎荡然无存。

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后,为了掩盖他们疯狂的劫掠与破坏行为,为了满足他们的“复仇”心理,悍然决定彻底焚毁圆明园。英国公使额尔金以蛮横的强盗般的语言发表声明说:“只有焚毁圆明园一法,最为可行。……至此以举足以使中国及其皇帝发生极大的震动,余尚有理由:圆明园乃是清帝所最宠爱的行宫,是他燕居之所,如焚毁足以稍戡其骄佚。今宫中宝物既已荡然无存,大军所到,非在虏掠,乃在初肆罪恶者能警惕耳。”

英国陆军司令格兰特完全支持额尔金这一毁灭人类文明的声明,并颠倒黑白致函法军司令孟多邦要求他合作:“若对中国所为不顾国际公法的残酷行为,不予以久远的印象,英国国民必为不满……圆明园宫殿为重要之地,人所共知。毁之所以予中国政府以打击,造成惨局者为此辈,而非其国民。故此举可谓最严创中国政府,即就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也。”(见 Henry Knollys: Incidents in the China War of 1860, 203—205页,转引自觉民著《圆明园罹劫七十年纪念述闻》一文,载于1930年12月《大公报》151、1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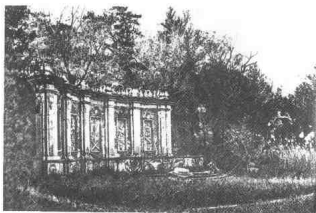
英、法两国在劫掠了圆明园之后,还要把焚毁圆明园这一破坏人类文明的暴行,说成是“人道”,为他们的行为辩解,简直是强盗的逻辑!



圆明园大水法残迹(1870年前后)

10月17日,英国公使额尔金致信奕诉称:“圆明园须毁为平地,此条无须恭王之承认,敝军统帅之所以决定,亟将执行者也。”18日,圆明园面临着毁灭性的灾难,英、法联军出动了数千军人,开始有计

划的纵火焚园，以正大光明殿为纵火指挥部，分别从南北纵火，熊熊大火三昼夜不熄，全国化为一片火海，烟雾笼罩，火光冲天。一位名叫马卡吉(R. J. L. M'Ghee)的随军牧师曾目睹了这一人间劫难，对焚园的情形有如下的记载和描述：“焚毁的命令发下后，不久就看见了重重的烟雾，由树木中蜿蜒曲折升腾起来。树木中掩荫着一座年代古旧的广大的殿宇，屋顶镶着黄色的瓦，日光之下光芒闪闪。毗邻的屋瓦，构造奇异，只有中国人的想象力，才能构思出来。顷刻工夫，几十处地方，都冒出一缕缕的浓烟烟雾……不久，这一缕一缕的烟，聚成一团一团的烟，又集合为弥天乌黑的一大团，万万千千的火焰，往外爆发出来，烟青云黑，隐蔽天日。所有庙宇、宫殿、古老建筑，轮奂辉煌，举国仰为神圣庄严之物，和其中历代收藏，富有皇家风味，精美华丽，足资纪念的物品，都一齐付之一炬，化为劫灰了。以往数百年为人们所爱慕的崇构杰制，不复能触到人类眼帘了。”英军书记官斯文侯也有关于焚园的记载：“不久浓烟直冒，渐渐冲向天空，表明这件工作（焚园）已经开始了。……当我走近行宫的时候，火声噼里啪啦地响着，足使人震惊，日光自浓烟中透过，照在草木上俱成凄厉之色。纵火士兵为火光所照，形同魔鬼，来回奔驰于园中，为状惨绝。……圆明园很迅速的变成了一片蹂躏不堪的景象。”（见《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第3、4号）英法侵略者在焚园时已失去了人类的理智而变成了疯狂的野兽，“形同魔鬼”是一个逼真而恰当的形容，在人类正义的面前，他们是一群真正的魔鬼。



圆明园现水法残迹(1870年前后)

圆明园经如此野蛮焚烧，凄惨万状。在圆明园陷入一片火海的时候，额尔金得意忘形地宣称：“此举将使中国与欧洲惕然震惊，其效远非万里之外之人所能想象者。”英军陆军司令格兰特更是蛮横地说：“此景（焚园情景）奇伟，像这样壮丽的故宫竟夷为平地，我不胜惋惜！并觉此举有欠文明。然我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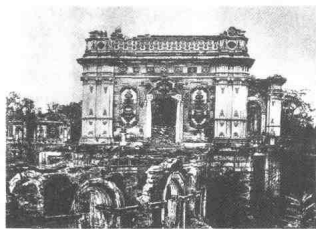
警告中国人，使其以后不再破坏国际公法，此事实属必要。”（见 Henry Knollys: Incidents in the China War of 1860 P204—205，转引觉明先生著《圆明园罹劫七十年纪念述闻》一文，《大公报》1930年12月文学副刊第151、152期。）

事后据清室官员查奏，经英、法联军肆意焚烧，圆明三园内仅有二三十座殿宇亭阁，及庙宇、宫门、值房等建筑幸存。与此同时，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和玉泉山静明园的部分建筑也遭到焚毁。咸丰帝曾命内务府查考圆明园之火所带来的损失，但“所有园内……陈设木器及内库金银绸缎等项册籍，向系司房内殿等处管收，亦均被掠焚，无从清查”（《咸丰十年十月四日内务府总管大臣明善奏报圆明园焚后详情折》）。对此，《泰晤士报》记者于11月7日自北京发出的一则通讯中估计称：“被劫掠和被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600万镑。”其实何止此数，这被大大压缩的数字只不过是為了粉饰侵略者的罪行罢了。

经历150年、耗资亿万、五朝皇帝精心营造的中西合璧的巨型艺术建筑群就这样毁于一旦。圆明园的焚掠，在人类文化史上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不但毁灭了世界上这座举世无双的园林杰作，而且还洗劫破坏了中国历代所珍藏下来的历史文物。这些中外罕见的艺术宝藏，或被付之一炬，或被肆意毁损，或被劫掠至海外。汇集了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经典巨著《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书籍的文渊阁，全部被焚毁了。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为唐人摹本）被英人掠去，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沈源、唐岱所画的《圆明园四十景图》被法人掠去，现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圆明园文物艺术珍品的损失，无法估量，也无法统计出具体数字，它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劫难，同时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劫难，给世界文化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圆明园谐奇趣南面残迹(1879年前后)



圆明园诸奇趣西厅二层平台残迹(1879年后)

三

英国陆军军官赫利思当年亲自参加了抢劫圆明园文物珍宝的罪恶行径,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詹姆》,描写参加抢劫圆明园的情形,是一份难得的抢劫圆明园文物珍宝的真实供状。

赫利思生于1832年,是英国瓦瑞克州考登人,17岁便参加了英国的步兵队,驻印度。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北京,当时英国的侵略军队大部分是由印度调来的,赫利思便是其中的一员。1861年他从中国返英,拥有大批从圆明园抢得的文物珍宝,赢得了“中国詹姆”这个绰号。1912年在他80岁的时候,他以绰号作为书名出版了《中国詹姆》一书,他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就个人亲历目睹的事实,把它忠实地记录下来。”

今天,我们将这份自供状节录出来,使我们能够淋漓尽致地看到当年西方列强对我国文物古迹抢劫破坏的丑恶罪行,共同谴责140年前发生在圆明园的摧毁人类文明令人发指的罪恶。

(一)

在我们到达北京的那天晚上,就听见我们的骑兵已经到了圆明园,但那个地方有高墙围绕,没让他们进去。和我们的骑兵一道去的还有管束很严的法国步兵队,他们却很善于利用时间在园内抢掠。

圆明园内可抢的东西太多了,因为那里的东西完全没有搬走,只留下一些宦官保护者,在我们的军队逼近时,他们大声喊着“不要触犯圣物”便逃跑了。那天下午,我散步到军营以北的草地上,碰见以前在印度和我同事的迪克·哈利逊,他正从法国军营回来,便向我谈起法国军营的掠夺品。他指着约距7英里远的一个宝塔对我说:“如果你骑马去那座塔下,就可以看见法国军营只不过距它100码远。整

个军营满堆着成打的各样的钟表、无数的绸缎和一切你能想象的物品,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陈列品。”

这类消息不断地传到英国统帅格兰特的耳朵里,于是在某天夜晚,他非常仁慈的发出一道命令,让每个军团的一半军官在第二天上午去圆明园抢掠,但这批人必须在中午回来,以便其余的一半军官下午去抢。那时我是二等带兵官,我的品级恰好适合这道命令的规定,同时我想凭着上级对我的信任,返回20分钟,好在园内多抢些时间。

第二天早晨,我很早就起身,但那天全军的军官也同我一样比平时起得早。当我在营前上马时,军营中的牧师率领着由各级军官组成的队伍正从我面前走过,向圆明园行宫进发。

纵马急驰过乡村和田野,我比上述的军官队早到高塔处1小时,并且立刻找到了靠近圆明园南门的法国军营。在那里遇见的第一件事,便是一群荷枪的法国兵护送着一辆骡车由门内走出,车上装满了我们称为马蹄金的全锭,因为这种全锭铸造的形状很像马蹄。

门口有一位法国卫兵向我致敬。横穿过庭院便是觐见大殿,殿内除一些极大的景泰蓝花瓶外,其余的东西已全被抢走了。我转到右边一个小房间,里面满是黄色封面的小册子,我想这些小册子定是国内藏品的目录。

当我正站在屋内观察时,有两位法国兵走进来,其中一个手里挥舞着一件发光的東西,因之,我问他有什么“稀奇的古董”,他回答说:“没什么别的,只有一只表。”在我要求他给我看时,他把一个蓝色珐琅质的大表放在我手里。表的背面嵌有许多颗宝石,中央最大的一颗,直径约有半吋多,更在正面和背面的边缘上精巧的配置着许多珍珠。表的制造者是巴拿德公司。

“我希望买它”,我告诉那个法国兵。他问我给多少钱,但我不愿先出价,因为我知道如果由我定价,这买卖一定做不成。当他坚决不肯说出数目时,我只好建议由他的朋友——另一个法国兵——来定价。他的朋友立刻说:“15块钱吧!”可是他不同意,并且抱怨他的朋友说,别人的表曾卖了25块钱。因此我对他说“我愿出20块钱”,他很满意我出的价格。

……这只表正如其他在这宫殿内的东西一样,上面附有两个中文小标签,后来我把这两个标签给翻译员卫安玛看,他把标签上的字读给我听,我才发觉我买的这只表是1792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送给中

国皇帝的一件礼物。在我回英国后，又把这只表连同表链送给原制造厂看，他们说，这只表的售价是525镑。

虽然在表卖时，我并不确切知道它的价值，可是当时我就觉得买得很便宜。在园中，我又继续乱窜过一连串的房屋，这些屋内的东西，已全部被抢走，但我仍能拾得一些细小的东西，我就找到一颗方形而尚残留着印色的皇帝任命各省巡抚和高级官吏的玉玺，玺上更附有雕刻成狮形的把手。

我更找到一个奇形镂金的花盆，在金缕之间，更用白色珊瑚琢成文字。盆中充满泥土，在泥土中栽着一株高约一呎的黄金树，树枝上挂着红玉为核的蓝宝石果子。此外，我又收集到很多卷上等质料的绸缎。我把掠夺的全部物品装在7个筐子里，这7个筐子是从门口的卫兵处要到的，而守卫圆明园的法国军官又供给我所需要的中国苦力（俘虏），于是我跳上拴在门边铁环上的坐骑，命令7个中国人抬着我的掠夺品在前面走，我骑马执枪在后面押着回到北京的军营。

正如上文所说，我只迟回来20分钟，可是，当我发现和我轮班前往的朋友克补尔带着十分懊丧，急急忙忙地跑去圆明园时，我后悔不该早回来，因为额外的时间常常是更有利的机会。

这天晚上，格兰特元帅告示各营，我们曾受到了一些打击。因为他宣称兵士们未被允许去圆明园，而军官们却获得了大批的胜利品，因此，他主张筹集一笔胜利品储蓄金，由大家分用。同时，为此目的，他已从法军统帅孟托邦处捐得两万镑；他继又通告，所有的胜利品都集中拍卖，卖得的现款归入胜利品储蓄金。所幸他准许我们凡是从法军买来的东西仍归私人所有。

几天后，便决议烧毁圆明园。第一师奉命前进到那里。我们在下午很晚的时候才到达，主将的命令是：在翌日天明时，各连士兵由军官率领从各个大门分头入园，可以去园内的任何地方，最后到园门集合。

我们更奉命掠夺我们所能抢到的一切，并携带车辆载回我们所喜欢的东西。因为我不附属于任何连队，所以非常自由，而我对于圆明园的地理又很熟，于是便想在园内由南到北游历一番。但我走不多远，不是被一条溪流拦住，便是被一道人造的石墙遮断去路。

据估计，圆明园大约占有11平方公里的地面，称它为一座皇官是错误的，它实际是以长廊走道连接起来的无数座皇官，处处有阶梯和桥梁相互通达。

最后，我走进了似乎是皇帝的起坐间，桌上陈放着各色各样雕刻精致的漆盒子，屋里更有一些很精美的山水浮雕。我选了两件，拿到园门处。然后我重新开始向北行，但又被一堵既长且高的里墙挡住，有一块独木板斜倚在墙上，由于我那时很激动，于是用手扶着木板边缘，攀登到墙顶，站在墙顶往下探望，墙下是一条狭长的死巷。

巷子的右边全是墙壁，左边的墙上则开有三个门。我爬上墙顶的地方正是死巷的尽头处。我的第二个冒险举动便是从墙上跳下去，走进第一个门。进门便是一个35英尺长、25英尺宽的天井，天井左边正中有一个门，进门便是一间大库房，房内沿墙放着的三个6英尺高的大橱，橱内放有各种玉器，显然这间房是宝库。不过除一些大件器皿和太大的无法带走的雕刻外，已经没有什么好东西留下了，但我仍然拿了一件类似钻石的东西。

我重新走回巷子，进入第二个门，我发现门内有同样的天井和在相同的地方开门的库房，并且恰如以前的库房，绕壁三面安放三个大立橱，这库房显然是存放琅质器皿的，但也只残留下些笨重而又无法带走的東西。从这间屋内我拿走了一个张大嘴的怪像。我一手拿着这怪像，一手拿着铺石，重新走回巷道而进入第三个门。这里，我再一次看见完全一样的天井，不过在这地方有四五个印度塞克人，正在忙着从两个破碎的小塔上击碎片。我提起两个中较大的一个小塔，装钟的部分离地约一英寸，从它的重量上，我立刻判断出塔是金子铸成的。这座小塔约有7英尺高，另外一个约比这个矮6英寸，形状都像缅甸的尖塔。塔的第三层有阶梯，再上有大钟，塔尖从钟上耸起。塔尖差不多是实心的，周围有圆形的藏文，很沉重。梯阶也很结实，钟身约有一户比厚。

我问那几个塞克人在做什么，一个回答说：“把它击成小碎块，好换取欧洲人的金币。”我又走进左边的库房，大小和以前两处相仿，其中也有三个立橱，橱内东西已被抢掠一空。那里曾经发生过械斗，因为地上还残留着人头壳片，不过尸身早已移走了。这间显然是保存各种金属器物、饰品的库房。

在我仔细查看那个地方之后，回到天井，暗自思索着：“在这个小小地方，放着如此巨大的财富，我如何才能把它拿走呢？”我想最好是装成很颓丧的样子，向别人求助，因此，我缓慢懒散地走出外面的门，看见第六十来福枪队的一个兵士站在不远的地方，我招手叫他走来。

当他走上来时，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并问他碰到什么好运气。他回答说，他没获得一样东西，因为他

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而应该拿走。

“我也是如此。”我回答说：“不过，我想全部拿走这一堆废物，或许这里面有些好东西，你愿帮我把它拿到园门口吗？”

“当然可以，先生。”他回答我。并且非常满意地接受了我给他的相当数目的酬金。

当我把金塔的一部分放在他肩上时，我又看见与他同一军团的另一士兵走来，我也和他商量好，请他替我搬运一部分，然后我对那几个塞克人说：“你们快来，把这所有的东西都搬走，我要把它拿到园门口。”

现在我有7个替我搬运的壮夫，当我们走过两个大庭院，那里有皇家地队的兵士百余人和其他的部队兵士正把皇帝的黄缎绣花脚凳当做足球踢。我故意自己不拿一点宝塔金子，因为我在军营有“识货”之名，我想如果我被人看见拿着一片金片，必然会引起一场争夺，那末我便只能得着自己所能携带的一小部分。

在路上，我碰见随军在此以各种食品酒类卖给各管伙食队的兰因·葛拉佛公司的经理，他也尽量收购能够买到的一些掠夺品。

“你拿走那些废物干吗？那是一堆黄铜，今天早晨我还看过它！”他向我说。

“呵！是的。”我回答说：“我需要这些黄铜制造东西，不管怎样，我觉得好像需要它。”

终于把我的黄金运回帐棚，我把它包在毛毯里。但一个金塔的梯级掉了，翌晨，我看见它在副官的车后放置着，这一定是那个塞克人偷去自行出卖了。

(二)

我所掠得的金子全是坚硬而微带白色的，无疑地，看起来很像黄铜。在我发现它以前，差不多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认为是无用的废物而放过了，后来经过化验分析，才证明它含有8%的白银而绝无一点铜质，可值到22 000镑。

重赏我的搬运者之后，我走去和我的带兵军官伦多尔闲谈，那时是下午两点半钟，军队正整装等待华尔部下的三连尚未归队的兵士，但我等得厌倦起来，因而对伦多尔说：“如果你不介意，我很喜欢再去看看我获得黄金的库房，那个地方只离此约250码。”他回答说：“好的，你能听见集合号的。”

于是我带着我的传令兵迈哥德去到那库房，我看房顶也正如周围的建筑物一样是发光的，我不禁想到在这藏有巨量财富并曾发生过械斗的地方，必定还有一些东西暗藏着。我注意地面是用方砖铺

成的，便从墙上取下一颗长钉子插入砖缝之中，黄金和珍珠碎片立刻迸射出来。迈哥德也找到一颗长钉来照样做。在尚未听见集合号声以前，我们想应该离开了，我拾得两把多金玉碎片，我的传令兵也得到与我同样多的东西。

我们回到集合的地方，迷失的连队仍然未回来，全军都感到焦躁了。终于在下午四时，我正站在园门边，便听见有人在问：“赫利恩在哪里？”我立刻看见华尔怀里抱着一个盘膝而坐的大佛像。

从佛像的重量上，我直觉出它是金铸的，立刻告诉华尔，这是一个金佛像，可是他不相信，他好像立定主意不相信佛像是金铸的。

“它不是金的，它不是金的。”他说。随后他又改变语调称自己是“一个笨人”。

“我亲爱的朋友，那是金的！”我向他保证说。但这使他更加暴躁。

“假如你不相信它是金子，”我继续说道：“我可以马上给你500镑购买它，不过我不愿意你只得这一点钱，因为你是我的老朋友，你的佛像可以值到比这数目更多的钱。”

但这似乎更增加了他的暴躁，因此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他叫道：“就是因为我只拿走了一个金佛像，而留下499个在那里。”

于是他告诉我如下的故事：“约在一点钟，你离开我之后，我发现一个通往皇帝居室外的小门。穿过小门往北走，那一带的楼阁仍然如旧，既未遭法军抢掠，也未被中国苦力盗窃。那地方的景物也与别处不同，大半是人工制造的。你知道，我们的命令是可以走到任何我们能去的地方，然后回到园门集合。当我走约两英里远时，我想已走得很远了，这时我看见在一个小山上有座精美而壮观的庙宇，山下是一个湖，有一路大理石的阶梯和一座石桥通往山上。我自己想这一定是一个可以抢掠的好处所。走进庙门，便看见在最里面立着一个大佛像，而在庙堂四周，犹如暖房中的植物似的排坐着500座神像。”

这里，我应该说明，他所说的佛像数目是正确，并没有夸大。在佛庙中，有500个神像是很平常的事。

“在我的兵士点燃神灯之后，”华尔继续说：“我便挥刀乱砍那些神像以为乐，你知道，我有一把极利的剑，可是砍了几下便砍缺了。我割下一个佛像的耳朵，拾起来时，觉得很沉重，暗想它大约是金子的，于是我去给印度军官孙路沙看，他立刻说：‘这是金子的。’我又割下另一佛像的耳朵，显然与前者是

一样的。这时孙路沙想了一想说：“在什么书上记有这样大小500个金佛像呢？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你可以交给传令兵把它拿回去。”这里的一个神像就是。”

华尔如此结束了他的故事，这时集合的号声已响了。我问他那座庙离此有多远，他回答说：“约两英里。”我于是赶快跑去见带领我们的米启尔爵士，他刚骑上马，与他的参谋团在一起，等候各路军队集合。

“将军，我可以和你私下谈几句话吗？”在他立即勒转马头离开他的参谋团时，我继续说：“我来是为看一件大事，假如你允许我和我的军队留在此，在11点钟左右，我准能回到北京军营。”“怎么回事？”他回问。我告诉他是为了抢巨量的黄金，他摇头说，不能准我的假。

“但是，将军，”我大胆的向他解释说：“像这样的好机会是绝不会再有的，这是一生中惟一的机会。”

“我很愿意帮你忙，”他回答说，“但此时已是下午5点钟，渐渐天黑了，而我还要走7英里才到北京，所以不能允许你。不过，告诉你，我将如何处理这件事，明晨黎明，我派遣你带领你的军队出去寻食物。”

“那太好了，”我高兴地说，“有一整天的工夫供我使用，我准可在吃晚饭时赶回来。”

第二天，我们回转北京军营，恰在8点30分吃晚饭的时候，正吃饭时，传来命令，翌晨开往乡下。

（参见《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一期《英帝团主义者抢劫圆明园文物罪行录》）

四

正当整个欧洲为自己获得的赃物狂欢时，一位有着人类良心的法国人、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对这种毁灭文明的强盗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861年11月，当法军上尉巴特莱向雨果炫耀他的中国之行时，雨果借复信之际，怒斥英、法联军劫掠和焚毁圆明园的暴行，强烈抗议这种对人类文明的野蛮蹂躏：

先生，您问我对这次远征中国的看法，您觉得这次远征值得称誉，干得漂亮，而且您很谦逊，相当重视我的感想。按照您的高见，这次在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的双重旗帜下对中国的远征，是英法两国的光荣；您想知道我对英、法两国的这一胜利究竟赞赏到何等程度。

既然您想知道我的看法，那么我答复如下：

在世界的一隅，存在着人类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就是圆明园。艺术有两种渊源：一为理念——从中产生欧洲艺术；一为幻想——从中产生东方艺术。

圆明园属于幻想艺术。一个近乎超人的民族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荟集于圆明园。圆明园是规模巨大的幻想的原型，如果幻想也可能有原型的话。只要想象出一种无法描绘的建筑物，一种如同琼楼月宫般的仙境，那就是圆明园。假定有一座集人类想象力之大成的灿烂宝窟，以官殿庙宇的形象出现，那就是圆明园。为了建造圆明园，人们经历了两代人的长期劳动。那么这座像城池一般规模巨大，经过几世纪营造的园林究竟是为谁而建的呢？为人类。因为时光的流逝会使一切都属于全人类所有。艺术大师，诗人，哲学家，他们都知道圆明园。伏尔泰亦曾谈到过它。人们一向把希腊的巴特农神庙、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竞技场、巴黎的圣母院和东方的圆明园相提并论。如果不能亲眼目睹圆明园，人们就在梦中看到它。它仿佛在遥远的苍茫暮色中隐约跳显的一件前所未有的惊人杰作，宛如亚洲文明的轮廓崛起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一样。

这一奇迹现已荡然无存。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大肆劫掠，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从他们的行为来看，胜利者也可能是强盗。一场对圆明园的空前洗劫开始了，两个征服者平分赃物。真是丰功伟绩，天赐的横财！两个胜利者一个装满了他的口袋，另一个看见了，就塞满了他的箱子。然后，他们手挽着手，哈哈大笑着回到了欧洲。这就是这两个强盗的历史。

……即使把我国（法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我们欧洲人，总认为自己是文明人，在我们的眼里，中国人是野蛮的，然而，文明却是这样对待野蛮的。在将来交付历史审判的时候，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对他们我要提出抗议，并且感谢您给了我抗议的机会。统治者犯下的罪行同被统治者是不相干的；政府有时会是强盗，可是人民永远不会。

雨果在信的结尾处对寡廉鲜耻的强盗予以无情的痛斥，并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巨人的眼光作了美好的预言：

法兰西帝国从这次胜利中获得了一半赃物，现在它居然无耻到这样的地步，仿佛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似的，将圆明园辉煌的掠夺物拿出来公开展览。我渴望有朝一日法兰西能摆脱重负，清洗罪恶，将会把这些赃物交还给被劫夺的中国！”（雨果《致巴特莱上尉的信》1861年11月25日）

雨果这番发自肺腑的激愤之言，代表了世界上所有具有正义感、热爱人类文明的人上的呼声，把这

种野蛮的强盗行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五

圆明园被毁,但还有少数建筑幸免于难,保存了下来,这块土地仍列为皇家禁苑。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结束,咸丰帝一命呜呼,慈禧太后上台“垂帘听政”。

同治十二年(1873年)是慈禧的四十寿辰,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同治以颐养老、西两宫皇太后为名,命内务府重修圆明园。当时计划修复的殿宇共3000余间,但只修葺了一部分,终因清廷财力枯竭而不得不停工。



圆明园黄花阵残迹(1879年前后)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英、美、德、法、俄、意、奥八国的侵华联军以保护侨民和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名,侵入北京,慈禧、光绪和亲贵们逃往西安。8月16日,北京沦陷,八国侵略军在北京大肆烧杀掳掠,不管是皇宫禁地、坛庙寝陵、公署衙门、王公府第,以至居民店铺,都没有能够幸免。圆明园又一次遭到劫难,园内新添的许多古代青铜器、名贵瓷器、珊瑚屏风、象牙雕刻、金银器具、绫罗绸缎、奇珍异宝,以及园内残存及陆续修复的建筑物,皆被拆抢一空,重现40年前的情景,使圆明园遭到彻底的毁灭。

六

圆明园文物国宝的损失已难以准确统计,仅从

流失到欧美的文化艺术珍品看,数量是极为惊人的。除了英国以外,法国是一个最重要的收藏中心。

在法国巴黎东南65公里,位于塞纳河左岸约3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中,镇东南著名的别墅是法国国王修造的最大行宫之一——枫丹白露宫。1863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三年,拿破仑三世在这里专门修造了一个中国文物馆,收藏从圆明园劫掠来的上千件珍贵文物,全部是1860年英、法联军统帅蒙邦利所敬献,这些从圆明园被劫文物中挑选出来的精品,每一件都可以称为稀世珍宝。

为了调查枫丹白露宫所藏圆明园被劫文物,取得证据,笔者曾二度赴北京圆明园,从圆明园管理处提供的资料得知,枫丹白露宫中国馆内藏有商周青铜器,明清官窑瓷器,乾隆玉玺,御制碧玉册,大小金塔,金曼陀,金银玉翠,景泰蓝器物,成对的大象牙、犀牛角,以及大量的玛瑙、水晶、珊瑚、雕漆等珍贵工艺品。

同治、光绪年间曾在清廷任职的英人张德彝,在他的《航海述奇》一书中记载了他在伦敦亲眼目睹的情形:“至一处,内极广阔洁净,见上下罗列者,皆中国圆明园失去之物,置此售卖”,其中有皇帝的龙袍、貂褂、太后朝珠以及古玩、画轴等。

1904年8月和1905年8月,康有为曾二度赴法国,著有《法兰西游记》一书,记载了在法国博物馆见到大量的圆明园文物。在一博物院,曾见到圆明园旧物“乾隆御笔”白玉方玺,上面雕镂二龙戏珠组,玉质极佳,为无上神品。康有为感叹:“昔在北京睹御书无数,皆盖此玺文,而未得见,又岂意今日摩挲之。”禁不住悲从中来,哀称“见圆明园宝物令人伤心”。

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一书中,则记载了他在美国的见闻,美国纽约博物院收藏了很多中国宫内器物,而其中半数来之于“圆明园之役”。

圆明三园之一长春园内的“海晏堂”,是长春园内最大的中西合璧的西洋建筑。在海晏堂正而朝西,建有著名的“水力钟”,两侧排列十二生肖的人身兽头。兽头为铜铸,高50厘米。十二生肖合12时辰,代表一天的时间。每过一个时辰,代表那个时辰的动物铜像就从口中喷出水来,正午时十二生肖同时从口中喷水,蔚为壮观,生趣盎然,成为中西文化结合的杰作。1860年圆明园被劫毁后,十二生肖人身石像全部被毁坏,12只铜兽头像也被掠至海外。最初这些铜兽头像一直被人秘密收藏,杳无踪影,直到本世纪80年代才有了消息,1987年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公开拍卖。台湾寒舍主人在拍卖会上购得

虎、猴、牛、马4个头像。1989年6月13日，牛、虎、马3个头像又出现在伦敦拍卖会上。美国纽约一家艺术博物馆藏有猪头像。法国巴黎某私人收藏有鼠和兔头像，其他头像在何处至今是个谜。

七

圆明园曾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然而，正是这座举世名园，竟于1860年和1900年两度遭到西方列强的野蛮洗劫和焚毁，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的…一页屈辱史。它的毁灭，既是西方侵略者野蛮摧残人类文化的见证，又是文明古国落后了就会挨打、就要遭抢的证明。

圆明园罹难不仅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严重损失，全世界进步人士深为惋惜，而且也是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暴暴，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今天当我们走在圆明园的断壁残垣之间，无不默然肃立，悲愤慷慨。我们中华民族不想欺侮其他民族，但也决不允许别人欺侮我们。被劫掠的圆明园文物珍宝，我们理应讨回！

追 记

在本稿完成后，传来香港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

拍卖行在香港公开拍卖1860年英法联军掠夺出境的四件圆明园文物的消息，拍品一件为乾隆款酱地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另一件为原放置于圆明园西洋大法水“水力钟”两侧的12生肖虎首、猴首、牛首铜像，引起我国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2000年4月20日，国家文物局正式致函香港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行，要求他们停止在香港公开拍卖这些被掠夺的中国珍贵文物。国家文物局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这些文物在法律上的性质是“战争期间被掠夺的文物”。关于这一类文物的归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5年提出了一个现代国际法原则：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掠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中国政府1996年签署《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文物返还的公约》时郑重声明：中国保留对历史上被非法掠夺文物的追索权利。

然而，两家拍卖行不顾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公然进行拍卖。对此，我国人民表示失望和愤慨。

最终，这四件圆明园文物由中国保利集团艺术博物馆和北京文物公司以5412万港币购得。四件圆明园文物重归故里。